



## 文艺复苏,他只想为文艺事业做点贡献

1979年高平开始在甘肃省歌剧团任编剧,1980年他又被选为甘肃省文联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甘肃省分会常务理事。在那年10月份他给省文联打报告,想去敦煌看看,做点儿学问。敦煌是高平心中向往已久的地方,由于种种原因,他一直没去成。省文联很快就同意了她的请示,当时文艺正在复苏,非常希望文艺工作者出去学习,创作出新的作品。省文联还给他开了三封介绍信,发了120元出差费。

第二天早上,高平兴致勃勃地乘火车去敦煌。那时车速慢,从兰州到达柳园车站,1000公里路程跑了近25个小时。从柳园到敦煌还要坐汽车走100公里,由于

到下午两点才有班车去敦煌县城,在柳园等汽车的时候,他又遇到了几位当时去敦煌莫高窟的人。高平在笔记本上记下他们的名字:上海画院的张克仁,王大进,王志强,张一波;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姜伯勤,黄崇岳,毛佩琦,陈汉玉。

到敦煌已经是晚上了,他们一起住在县招待所。因为第二天要去莫高窟,他们按捺不住激动,兴奋地聊了起来,七嘴八舌地畅谈对敦煌莫高窟的认识。

第二天他们起床后才知道,从县城到莫高窟虽然只有25公里,但要前去并不方便,还要等一天才有班车。大家都很着急,经过联系,由县机关派车送他们几人去莫高窟,每人付了一点汽油费。

敦煌莫高窟,高平一生中去过许多回了,但最让他难忘的还是1980年第一次去莫高窟时的经历。



高平在敦煌鸣沙山。  
网络资料图

高平,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名誉委员、甘肃省作协原主席。1932年生于山东济南。1949年8月参军,曾历任第一野战军战斗剧社、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创作室创作员,西藏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创作组副组长,甘肃省歌剧团编剧。出版有诗歌、散文、评论、戏剧、小说、纪实文学等20余种。其作品在国内外获奖30余次。曾被中共甘肃省委、省人民政府授予“文艺终身成就奖”,并获“甘肃歌剧终身成就奖”。2019年获颁中国作协“从事文学创作七十年”荣誉证书。于2023年12月20日在兰州逝世,享年91岁。



## 心之向往,他们终于如愿以偿

终于到了朝思暮想的莫高窟,他们看到了电影和照片中那巍峨的九层楼,和那些分布在东麓峭壁上,高低错落、大小不一的佛洞,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。他们被安排住进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招待所,这是一个坐落在大门外右侧的古建筑三进小院。高平早已熟悉的几位朋友也住在里面,他们是编导、舞蹈演员赵之洵、高金荣、田生瑜和钟莉莉,还有摄影家陈之涛。当天,高平拜访了时任敦煌文物研究院副所长段文杰(所长常书鸿不在)和被誉敦煌学“活字典”的史苇湘。

白天,他们逐一参观洞窟,有时讲解员陪同解说,有时自己看,有一天高平竟然一口气看了60多个洞子,他们还看了不少重点洞和特级洞。有的洞窟(如465窟)因为通路崩塌还没有修缮,他们就扛着梯子,一层一层地爬上去看,虽然有点艰险,但却收获满满。高平相信,除了那里的工作人员,任何外来的参观者再也不会享受这样的“优待”了。在参观中,敦煌壁画和雕塑的艺术构思、表现手法、历史内容以及沧桑故事,使高平先生一次次受到强烈的震撼。莫高窟像一块巨型的磁铁,紧紧地吸引着他的追忆,他的想象,他的思考,催生着他的创作欲望。有趣的是,高平还

发现在编号Z248的北魏时期的洞中,有一尊苦行的雕塑非常像他。

晚上,他们一是聆听史苇湘、段文杰介绍、讲解有关敦煌艺术的种种知识和情况,二是整理资料和看书。史苇湘热心而又慷慨地为他们提供了很多种参考书。在莫高窟的半个月时间里,高平阅读了《敦煌拾零》《敦煌变文集》《敦煌歌辞集》《王梵志诗一卷》《敦煌曲子词集》《敦煌掇瑛》《敦煌图录》《敦煌劫余录》《敦煌杂录》《敦煌曲初探》等书籍。其中最感兴趣的是终于读到了已经失传千年的韦庄的著名叙事长诗《秦妇吟》(作于唐僖宗中和三年,即公元883年,1900年首次在藏经洞挖出了手抄本,原件现在巴黎)。一年之后,高平发表了《〈秦妇吟〉的现实主义成就》一文。20年后,他又根据它编创了戏曲剧本《秦妇吟》。

高金荣、田生瑜、钟莉莉三位来敦煌的目的和高平完全不同,她们只是寻找、描绘壁画上的各种手和手臂的造型和姿势,为创作敦煌舞收集素材(后来编演了《千手观音》)。高平也想附带为她们做点贡献,在阅读敦煌古典文献的过程中,特别留意摘录、翻译了有关手势的记载1700多字,交她们参考。

# 一九八零年,诗人高平在莫高窟的半个月



## 大漠孤烟 他留下不朽的诗篇

在敦煌期间,他们抽空游览了西千佛洞、阳关旧址、南湖(寿昌海)、鸣沙山和月牙泉等名胜古迹。作为诗人,高平自然写了许多敦煌的诗歌。下面是高平的歌词《欢迎你来敦煌》的一段:

在河西走廊的西方,  
在古老丝绸路上,  
烽火台点缀着沙漠的绿洲,  
好一派壮丽的塞外风光。

三危山像紫色的长龙,  
鸣沙山像金色的凤凰,  
阳关、玉门关遥相对望,  
翠绿的南湖神话一样。

莫高窟四海名扬,  
满眼是艺术的宝藏,  
四百多石窟五彩缤纷,  
五千个飞天凌空翱翔。  
……

诗人高平的一生,文学创作特别丰厚和勤奋,他每到一地,很少空手而归。在敦煌的15天时间里,高平先生孜孜不倦,写了不少关于敦煌的诗,有《莫高窟秋风》《敦煌情歌》《登阳关》《告别敦煌》等,加上那首发表在《阳关》杂志的歌词《欢迎你来敦煌》,正好是一天一首。因为,他爱敦煌,爱得深厚!

撰文/张自智



高平(左)与段文杰在莫高窟。



## 岁月艰苦,三十年后战友重逢

当时,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依然十分艰苦。他们住的是低矮的小土房,里面的炕和“桌子”都是土坯垒的,顶棚和窗户糊的纸一遇到戈壁起风就哗哗作响,屋里钻沙进土。他们一年四季喝的是苦咸的水,什么茶叶泡出来都没有茶味。子女上学得去25公里外的县城。莫高窟附近十多公里没有任何商店,生活的不便可想而知。但他们都数十年如一日地献身于敦煌文物和艺术的保护、整理、发掘、发现、研究、发扬,从家乡到西部,从青年到白头,与世无争,与国有功。

有天晚上,高平正和赵之洵闲聊,招待所所长吴小弟来房间看望他们。吴小弟闲聊中问起了高平的经历,高平说:“我曾是第一野战军战斗剧社的一员。”吴小弟惊喜地说:“我们这里有人也是来自当年战斗剧社的!”高平奇怪地问:“叫什么名字?”吴小弟说,叫李其琼。“没错!”高平记得她:“那是1950年的初春,在成都,我们战斗剧社文学和美术队同住在玉带桥的一家公馆里。她应该是军区战斗剧社美术队的。她是一位文雅、清秀、寡言的四川姑娘,印象较深的她梳着两条大辫

子。”

有一天中午,当他们从林间小路走向食堂的时候,赵之洵忽然对高平说:“后面一个女同志好像在追我们,你看看是不是你说的那位老战友?”高平回头一望,说:“是一位老太婆嘛,不像是。”不想,后面的“老太婆”急忙赶了上来,操着地道的四川口音向大家发问:“你们哪位是高平同志?”啊,她果然就是当年的李其琼,她显然也认不出高平了。高平马上激动地说:“我就是!”李其琼也激动得热泪盈眶,她没想到在莫高窟竟然能遇到一位一别30年的战友!

高平去她家拜访,才知道她是1952年随丈夫孙儒偶来这里工作的,而孙儒偶1947年就来到莫高窟了,从事壁画的保护和古代建筑研究工作,他们虽然受了许多苦难,但坚信从事的莫高窟文物事业的神圣。当晚,他们夫妇又到招待所来回访高平,并送他一篮自己种的梨。之后,高平再去莫高窟时采访了李其琼,请她比较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。高平于1989年3月用古乐府体写了一首长诗《敦煌女画家》,同年,发表在《飞天》7月号上。

